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三

新城莒野臣鄧元錫編

將謨

徐中山武寧王達鳳陽人幼倜儻沈雄有智畧年二十二　高祖起兵授鎮撫任股肱心膂之契乙未上爲濠舊帥孫德厓軍所得而滁陽王亦方繫德厓以當之達身易　上歸而許乃歸德厓以易達脫上於追故於　上最親戰多笑多不戰而克故常專征　上親征常留守蓋其信也始從渡江下太平巳從定建康乃別將諸將浮江東下下鎮江兵不

血刃民晏堵不知有兵授翼大元帥丁酉克毗陵
轉徇寧國下之戊戌　上征婺州王居守建康巳
亥僞漢將趙普勝營栅江擊破之進復池州　上
時在浙東方虞京西捷聞喜甚擢同知樞密院上
還別攻安慶連破普勝兵庚子從覆友諒師于龍
江辛丑從破江州走友諒命守江州召還友諒郎
破江州　上聞復遣還江州下之復破友諒兵壬
戌西攻武昌至沌口聞江西有內變乃大驚以爲
此京西上流不可緩急旋師討平之從戰友諒鄱
湖疾力冠軍　上慮友諒乘虛襲建康命還居守

甲辰　上卽吳王位王爲左相國　上平武昌王
取廬州江陵常德衷陵衡州乙巳下淮東郡縣丙
午受命專征吳會諸將圍姑蘇達念姑蘇堅難猝
拔而士誠必死之寇非可旦夕下也令急攻克之
必多殺士卒傷　天子弔伐之仁乃築長圍困之
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立敵樓三層以俯瞰城中
城中益急時僞將莫天祐守無錫與士誠爲聲援
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爲偵爲邏卒所獲王
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而茂乃爲王往來游徼具得
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大困乃急攻拔之縛士誠

從建康還克無錫得勝兵二十五萬封信國公是
歲冬充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定中原首克沂進
攻益都路下東平東阿濟寧兗以東郡縣相繼降
明年　上卽皇帝位加中書右丞相克棣州樂安
遡長河入汴長驅克崤函抵潼關　上幸汴謁行
在定計取元都北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深趙出
臨清取德滄抵直沽獲海舟聯橋以濟師分水陸
軍而前薄元都攻齊化門填濠入王登門樓戮有
罪填撫降附規畫肅穆庶幾哉王者之師大者具
上紀中已承制立燕山六衛命孫興祖將以守禦

北平而身率大軍略保定中山懷慶轉入山西所過視要害爲防守進抵大原時擴廓帖木兒已徑保安攻北平矣王召諸將與計諸將請還救北平王曰不然擴廓千里轉戰以趨北平士勞頓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捍禦之矣又行千里我即還無及也今獨疾抵大原傾其巢彼進至燕山不得勝退無所歸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釋燕而還救内爲我牽制千里趨戰此成禽必矣諸將曰善遂進師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用偏將軍郭英計夜擣其營大破之擴廓帖木兒跣帳乘驏馬宵遁

遂克大原二年行畧地陜西取鹿臺河中西安進克鳳翔時張良臣守慶陽李思齊守臨洮王召諸將計所向諸將咸以張良臣不如思齊才攻慶陽視臨洮爲易欲先取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攻未易猝拔臨洮西通蕃夷北界河湟得其民足備戰鬭得其地足供軍儲當急下令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卽束手降耳臨洮克旁支郡自下而慶陽可坐致也諸將曰善遂克秦隴鞏昌進攻臨洮思齊窮蹙乃遂降良臣懼亦降而大師征平凉巳良臣叛王趣還西平會師破誅之初良臣之

叛也自恃慶陽城高兵精足可守而兄思道及王保保於外爲聲援欲堅守以老師王乃遣兵抄其出入之道分諸將各徼城四面以困之已而王保保陷原州王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之而馮勝駐軍驛馬關之東距慶陽方一舍與禮軍相應復遣傅友德駐靈州甯正駐邠州藁國珍守彭原故王保保不能難城中乃大困因克之并下平凉王保保遁出塞陝西平三年總兵征沙漠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獲王公而下百人降其衆八萬保保絕塞遁別將孫興祖遇胡兵

於三不剌川力戰死右丞胡德濟與虜戰於莊浪沙
失利王斬將以肅軍械德濟赴京師師旋西取鳳
州自秦州南出百八渡克略陽入沔而别將由鳳
翔入連雲棧取漢中乃西征吐蕃克河州極其肅
數千里乃還是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功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中書
右丞相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與世券五年北征
取甘肅還命沿邊輯守北鎮燕自是十年不召十
四年將列侯北出塞擊胡十六年廵北邊訓士十
七年太陰數犯上將　上心惡之乃自燕召王還

冬疾作十八年春二月薨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
朝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　上親製神道
碑文稱王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
若神明攻城不屠戮受命而出功成而還一不自
矜伐至封姑蘇府庫克燕京財寶無所取婦女無
所愛可謂忠赤無玼光昭日月者也張我武成混
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光萬世矣侑享太廟肖像
功臣廟位皆第一始王與　上比肩起軍中而王東
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關陝古阨塞形
勝之地皆兵不留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

九而王事　上最忠謹專征吳時遣人詣京師請事　上手書勞王曰將軍天性忠義且沈毅善謀端重有武今所請事卒可便宜行顧軍中禀命此賢臣事君之事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繼自今諸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吾不中制　上嘗召王飲飲迨夜強之醉醉甚命內侍送舊內宿焉舊內　上為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　上大悅方擴廓帝定西時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恚之曰昔人恨不得

當單于今得之柰何乎縱之王喟然曰元雖夷狄然帝天下之日久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其心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爲得也開平意不慊既罷軍先馳歸爲　上言王故縱元主狀疑其心　上信之北師還至龍江　上命百官出都門郊迓王稱病臥舟中不起　上親出郊勞又堅臥不起　上乃入舟問王疾王乃持　上踵而泣具道所以釋元主狀　上爲釋然方攻姑蘇時見一女子有殊色以重幣結之期而遣已中自悔使人道意令他適父堅請如約王固謝負約終不從更

遺數十金助其資蓋厚德如此子四人長女爲
仁孝皇后王薨後三年子輝祖嗣魏國公事具忠
節傳中今世嗣不絕
常忠武王遇春懷遠人也性剛毅有大略膂力絕人
微時爲羣盜劉聚所得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
欲擇所依巳聞　上頓兵和陽軍有紀乃棄聚自
歸以身得察於和紀乞充前部自効　上慰諭之
曰爾自有主獨來就我食我安得爾留遇春泣數
行下伏地請不起　上曰試從我渡江俟克太平
委身未晚也　上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而磯下

巨舟如織距磯三丈許猝登難相顧莫敢先王乘
快舸繼至　上麾之前即拾舟挺戈大呼前一躍
而登手斬數十人衆披靡遂拔采石功冠軍　上
大喜已從定太平授管軍總管丙申元中丞蠻子
海牙扼江上太平不通　上慮諸將士渡江而父
母妻子留淮西有內顧心大患之遣遇春亟往攻遇
春設疑兵分其勢而正兵合戰身疾搗其中堅大
破之而勝國扼江之勢遂衰攻建康先登從徐將
軍克鎮江會青州軍叛與吳合圍徐將軍於牛塘
急王戰疾力解徐將軍圍陞統軍大元帥明年克

常州從下寧國池州又明年　上克婺州以鎮國上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守婺州降衢州庚子召還從伐漢克安慶僞漢軍揚言出師爭安慶王曰是必攻池州乃留羸弱城守而伏銳士於九華山側待之漢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辛丑以江南行省叅政從　上破江州明年從　上戰僞吳安豐破其師遂圍廬州漢攻南昌急解圍還從上援戰友諒鄱湖戰疾力敵將張定遠素驍猛奮前迎戰王射之中乃走友諒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宜姑縱使得去王張目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衆言江流湍急姑放舟下國再舉王又獨不言
上悟命悉舟扼上流王疾應之於是乃扼江而友
諒竟誅是役也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
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爲尤功明年
從平武昌已從大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之沙坑
拾洞進取贛南安雄韶　上賜詔褒諭言仁者之
師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與曹彬下
江南何異殆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也吾甚嘉將
軍賜賚甚寵還取安陸襄陽已副大將軍東伐吳
從克泰高郵淮徐安豐濠宿諸州郡皆下進次自

太湖進趨湖之崑山遂進圍湖州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城中兵爲援屯舊營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東阡復繞出敵背且塡溝港絶其還路士誠急出親兵來援敗復遣將徐義統赤龍舟來援又敗而士誠親軍將度不支以舊營軍降得以狥湖城遂下之乃會大將軍圍姑蘇圍久士誠欲突圍出走戰盤門王急分兵北濠截其後士誠銳甚戰未決王入陳中拊裨將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猛悍能爲我取此乎弼卽揮雙刀奮擊王乘之吳卒傷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竟不得

出而吳平吳元進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授勳階是冬以征虜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　上卽位加上柱國兼太子少保從下山東汴梁北至洛敵兵五萬屯洛北迎戰王單騎手弓馳入陣敵攢槊刺王王射中其前鋒大呼入降其衆而還遂下河南遂從定燕都下保定中山真定遂次于大原主刼營之畫而擴廓宵遁巳從平秦隴元亟速冦通州王率所部擊走之巳破開平元主又北奔大俘獲而還次栁河川薨于軍　上震悼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　上親製文臨祭王爲人守謙

而不矜運籌決勝機應如響從大將軍居動遵節
制至自將所至無前由智識明而神力雄故施各
得宜也侑享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長子茂
封鄭公與世券罪失爵安置龍州次子昇封開國
公靖難後失爵弘治五年録後世孫復南錦衣衛
指揮嘉靖中紹孫玄振嗣封懷遠侯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　上姊隴西長公主子也盱眙
人初名保保世亂公主卒父隴西王貞携王走四
方不能存　上駐師和陽貞携王來歸方十二
上見喜甚文忠牽　上衣戲笑　上撫之泣曰外

甥見舅如見娘也取自鞠甚恩擇師教之賜國姓令名丁酉以舍人統兵援池州戊戌下太平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盡獲其婦女畜産輜重士氣驕惰王患之因激使其衆盡焚棄諸虜獲轉戰淳安夜襲破僞元帥營薄嚴州取之張士誠率苗獠分水陸道來攻時城壘新破賊猝至難守文忠逆戰大敗其陸軍即具筏載斬馘其上令順流下水軍見大愕宵遁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攻巳取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僞同僉員成率苗軍三萬人降巳亥會胡參政大海攻紹興諸曁拔之吳又

攻嚴州王破之碧溪塢又破之胥口斬將以同僉行樞密院事開府即守嚴辛丑降建昌會苗軍帥蔣英叉金華殺參政大海馳至蘭谿撫定之處州苗師又叛殺院判再成總制炎王調兵屯縉雲遏侵軼陞浙江行省左丞總制浙東軍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吳導吳寇東陽王謂諸暨本浙東藩蔽今叛去則衢處危必急救乃晝夜馳百六十里逆敗賊義烏乃行營諸暨六十里地逾五指嚴城諸暨城方築時再興導吳軍旁抄東陽浦江義烏以撓軍王提兵四面度緩急以應動克捷不旬日

城成乙巳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攻諸曁遠近震懼王勒所部軍馳赴之去城十里所而營據險自固守將危之間使稍避敵文忠笑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何詎非敵也 旹昇陽泚水之戰詎有衆乎若未戰而避則賊氣盛後難圖矣且將固惟敵是求安避敵遂下令曰敵衆而驕今日之事惟死無二乃捷捷則敵輜重皆汝等有也迨明王持槊策馬從拾騎馳敵軍繞出敵陳後旋衝其中堅所向披靡因督衆崩之敵師大潰城中將士出夾擊俘斬數萬委輜山積而士誠氣益自是奪衰

丙午總水陸軍下浙西克桐廬新城富陽獨餘杭守不下攻拔之將校請屠以示威文忠厲聲曰今不下獨再興五子在故耳餘何辜釋不屠於是恩信大著杭守將潘允明遣方夔詣軍門請降王問夔何來夔對曰方大兵來民憚之如雷霆意當者糜碎皆大恐聞公所在宣德意勞來安集民骨肉相保即雞犬亦輯寧又人人大悅以故為杭百萬人請命耳王察其誠至引入臥內留款飲因命晝入城次第乃遣歸於是王整師前允明率所屬迓之郊王慰藉而入具如晝整師入宿城上令軍中

有敢擅下城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
以徇未匝月而紹金合温咸畢附即軍中加浙江
行中書省平章事復李姓洪武元年將平閩貳年
以偏將軍從常將軍北擊胡出遵化敗虜將江文
清錦川次會寧追虜將也速灤河敗之斬名王慶
生進攻太興斬將遂克元上都會常將軍薨詔王
即領其衆援慶陽軍抵太原聞慶陽破平而大同
圍急甚文忠曰本吾所以來者爲慶陽今慶陽拔
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者援大同固當且夫閫
外事苟利於國固將所得專也遂進師馬邑擒虜

將次白陽關擒虜名王時天雨𡨥王疑虜有伏身
引騎入山眺察之還王前軍業已去敵五十里而
營矣王還視驚曰此豈駐兵地乎虜猝夜刼營難
支也麾衆前五里阻水列營中夜虜果悉銳士來
攻營王堅臥不起令軍中蓐食以二營委敵使自
爲鬬天且曙王度虜饑疲乃徐起不介馬而馳分
左右翼薄其軍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北追北
至莽歌倉而還三年以征虜左將軍總兵北征出
野狐嶺至答罕腦兒擒虜平章及虜太尉遂進攻開
平克之盡俘元兩宮后妃諸王達官及得歷代玉

冊金寶圭笏諸重器以來班師至龍江　上親出江上勞師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與世劵授勳階四年鎮成都民大和五年總東道兵北擊胡戰疾力失道軍渴馬足跑地湧泉出軍不乏困比年北出塞咸有功十二年理河岷洮鞏軍十三年召還參軍國重事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　上震悼輟朝三日追封岐陽王謚武靖王器量沈閎人莫能測其際而仁孝寬裕好學篤行既釋兵家居恂恂如儒生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齊宿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

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痛公主早薨
語及必涕泗交頤下攺營塋括髮號跣如初喪出
入禁闥　上所履地未常敢蹈也凡行師未嘗妄
殺遺孩委道路者收養之惟旅拒攜二者不得已
乃加兵及遇勍敵則鷹擊鷙奮蹈厲挺自前靡戰
不克吏卒按軍法行誅爲慘然不懌者終日部曲
病親視其醫藥死撫其遺孤得敵將故官隨材收
敘使不失所丞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詣廷
堅所謁之已乃就舍在浙東從老儒胡翰葉儀范
幹游閒性理之學嚴事之位中朝遣信往候必再

拜而後遣浦江鄭氏族同居十世矣避亂去依山谷中王招諭使還戢士卒毋入其里門㓜讀書不滿十月而於經史奧義帝王理道之要古今興衰治亂之統無不洞曉後留中參决朝政所區畫動當 上意上益愛重毎侍中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然造膝議秘中外莫知者故無得而著焉侑饗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嗣中絕弘治中紹其後璿爲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詔孫性臨淮侯

寧河王鄧愈虹人也魁梧有勇力父順起臨濠敗死王年拾陸爲衆推代將遂能率部衆自歸從渡江

定金陵以元帥鎮廣德丁酉移戍宣州取徽州戍
戍下婺源嚴州淳安庚子以僉書行樞密院移鎮
饒州饒瀕鄱陽湖而友諒據江州爲比壤數遣舟
師來攻城輒敗去境內懷疑阻者推誠撫納之饒
以大靖旁邑皆下時僞漢將鄧克明據撫州陽納
款而陰城守爲旅拒王知其情亟卷甲夜赴之旦
入城克明單騎遁王令肅不擾民爭獻牛酒犒師
悉却不受　上親征江州下洪都王以江西行省
叅政鎮洪都癸卯友諒悉力來攻圍洪都洪都急
王與諸將堅守挫賊相持者三月卒成友諒之誅

甲辰從肅將軍平臨江贛乙巳降僞漢將熊天瑞
平南安雄韶加湖廣行省平章事鎭襄陽時襄陽
多盜烽火相望民新附無固志　上手書賜玉言
襄陽西扼巴蜀北控河洛吾京西大藩汝謹法度
施恩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詳審古良將以仁
義為先勇次之汝其勉焉王奉命日夜撫循其人
民襄陽以安吳元年陞右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克
征戎將軍取江淮未下州郡攻唐取南陽降隋州
平商鈞房三年克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平秦
隴降河州下朶甘烏思藏封衛國公授勳階食祿

三千石與世券五年充征南將軍平溪洞蠻夷九年改征西將軍討土蕃十年督三道出擊窮追至崑崙山而還所捕斬功多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召還至壽春卒追封寧河王謚武順侑享大廟柩至三山門 上親臨奠爲行視其塋地王器量沈偉事 上二十餘年忠謹未嘗得過鎮廣德宣歙嚴饒撫南昌最後鎮襄陽凡八州所至謹法禮賢施惠懷綏軍民出專征臨大敵益奮而謙恭慎密不以功能先人有士君子風長子鎮封申國公卒無子失爵弘治中紹玄孫炳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

子繼坤紹定遠侯

湯東甌王和鳳陽人幼卓越有奇志居常習騎射能指使其與游者羣兒長倜儻饒智畧壬辰歸滁陽王　高皇帝取和州諸將皆滁陽客及部曲驕頑望不相下而王首以所部兵受約束惟謹從渡江定金陵從大將軍取鎮江丁酉克常州命鎮數敗僞吳兵巳從平吳別將定溫台慶方谷珍走據福州洪武初元奉命由海道下福州進攻延平虜陳友定是歲扈幸汴梁與馮勝收澤路晉絳三年從大將軍入關從征定西大同封中山侯四年將舟

師平蜀降明昇五年從大將軍北出塞擊虜十年
進封信國公食祿三千石授勳階賜世券明年巡
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年
經理四川永寧墉壕士馬十八年平五開山猺還
朝從容乞骸骨許之賜寶鈔造第鳳陽尋召諭曰
日本夷累擾我東海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營
築增戍固守備王行築海上起登萊抵淮浙凡五
十九城置戍還乃老二十三年元旦朝京師忽感
末疾失音不能言　上聞大驚駕臨視嘆惋久之
遣歸里第又明年召輿疾入見　上親撫摩之語

舊勞爲雲涂二十八年薨　上輟朝三日追封東甌王謚襄武王沈毅質直勇而善斷入閫國論出一語不泄凡出師奉詔即行不復問家事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衂有問兵書者輒笑曰兵臨陣决機在智識敏達空泥古何爲家蓄媵妾百餘暮年盡資遣去得賞賜推惠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高皇帝末年事多故而王獨壽考以功名終子鼎早卒再世以疾癈不得嗣弘治中五世孫綸紹封靈璧侯嘉靖中李子佑賢嗣而東甌宥孫曰徿續才守延綏死難才敏志捷善談論能文詞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八歲喪父母無歸　上憐而撫之賜國姓爲子王厚重簡默齠齔侍　上側不狎戱無惰容年十八授帳前都尉鎮京口洪武元年以親軍指揮使取沿山崇安遂從克延平定閩命復姓守建寧九年以都尉同知鎮關西十年充征西副將軍伐蕃部川藏俘十三萬封西平侯賜勳爵授世券十一年充征西將軍征迄失迦夷之擒洮州蕃酋獲馬牛羊二十萬還鎮關中已踰歲北搜虜大擒獲而還十四年充征南副將軍從傅將軍征雲南時元梁王據雲南不下遣將將兵十

餘萬屯曲靖防江以拒師師次普安王謂傅將軍曰雲南險遠虜謂我疲於深入今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可破也必兼道進師傅將軍曰善遂進師師至白石江晨大霧四塞銜霧行抵江未涉而霧霽則元軍壘於我軍業已相望矣虜見之大驚以爲神錯愕失措傅將軍欲遂濟王曰我軍遠來利速戰然步卒未集騎卒勞虜及我半渡而擊我勝未可必也盍緩之乃陽陳兵爲將渡狀而潛兵從下流先濟繞出賊陣後賊方駭注視而伏兵已鳴角張旗幟呼譟矣敵大駭陣動王乃趣進師以猛

士舍泗者先導師既濟大戰虜大潰破之斬將俘
餘衆二萬悉縱之梁王赴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
焚香迎王師王入城秋毫無犯因遂平南中詔留
鎮雲南十七年平廣南蠻二十年誅闐𡻕鶴慶劒
州諸通寇二十一年平緬蠻叛犯定遠衆號三十
萬驅戰象百餘以來勢甚獗王自將銳兵二萬往
調之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出嘗賊殺數百人
獲一象而還王曰吾知賊不足與也乃下令多置
火銃神機箭部分士爲三行約象且至前行銃箭
必齊發未退第二行繼之又未退第三行乃發銃

箭聲駴發象當走走而以大軍蹙之篾不勝矣於是命馮誠領前軍甯正將左湯昭將右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一級必重賞退而却一隊必盡戮明日王登高丘以觀師蠻象皆披甲負戰樓若欄楯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我軍勢張甚陳及交我軍火箭銃砲霽擊電走山谷聲不絕象果駭走乃賊殊死戰左師却王命將急馳下取師首左師見之懼奮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賊乃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象七十四餘被矢如蝟毛而仆緬巨帥悍者被重傷斃

象背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不復反矣明年平阿資二十三年討教化三部及普安酋平之二十四年平順寧蠻明年薨於鎮王在鎮八年不召已召至賜宴奉天殿遣還鎮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哀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哀甚因失聲感疾薨訃聞上哭之慟輟朝臨祭追封黔寧王謚昭靖侑饗大廟王之鎮雲南也簡官僚剔蠹嚴城堡通商恤下務農重穡墾田百萬畝軍實裕而民不知擾士卒豫附暇日延儒生講經史大義後愛讀通書西銘出師表揭坐隅時時觀又刻

白鹿洞規置學宮以風勵之日軍民罷市巷哭如
私親子春嗣侯春叨以功授督府僉事當比試
上曰兒本我家人何試畀實授命錄囚烈山審逆
黨蔚州開釋各數百人及嗣鎮留意屯田水利征
叛夷輒功卒謚惠王弟晟嗣以平交趾封黔國公
世作鎮滇土至于今賴焉
傅將軍者潁國公友德也宿人廖將軍永忠巢人也
初傅將軍從明玉珍不得志走從陳友諒已率衆
來歸從征僞漢征吳從北征中原先登冠軍身被
創不死者數矣以剖符封潁川侯洪武二年 上

下詔伐蜀遣中山侯和率舟師從瞿塘入廖將軍副之傅將軍友德帥步騎從秦隴入顧將軍副之上寄諭傅將軍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戰難正勝也我若出意外深入擣階文將門戶瘠而腹心自潰兵貴神速願將軍慮之友德頓首受命馳至陜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靑州東陽果空虛階文雖有兵壘然單弱於是走陳倉選精騎五千以從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進遂克階州又進拔文州已渡靑州白水克綿州時蜀人阻漢川自固乃下令軍中造戰

艦百餘艘必濟師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竹日月拔之江順流下讋全蜀且報湯將軍遂進拔漢州僞丞相戴壽帥衆數十萬扼舟師瞿塘聞友德下漢江則大駭乃留兵守瞿塘而自引師援漢保成都且至友德下令曰彼行千里還闘業聞我師數捷心必摧又自戰其地勢必散可一戰而克迺率銳帥逆擊大破之遂拔漢州捷聞　上大喜手詔襃美而勑讓湯將軍曰本所爲遣二將軍者欲水陸並進使疲於奔命而克也今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坎于平川蜀無險可恃平

蜀此其日而云候水退乃進師將軍獨不念失事幾乎時中山侯聞階文漢川拔意固奮及得讓乃進師廖將軍部所部爲前軍時蜀人設鐵鎖阻飛橋以扼關我舟不得進廖將軍計曰此難與力爭蜀山多草木可計破也乃密遣壯士數百持糗糧筒水爲飲食而衣青蓑蔽草木魚貫緣厓石間舁小舟潛行出上流蜀人不覺也度且至於是率精鋭夜從墨葉渡攻陸寨而舟師用鐵裹船頭置火器於其前以乘之黎明蜀人盡鋭來爭永忠已先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上自上流揚旗

皷譟下蜀人駭不知所出而舟師遂焚其鐵索焚
三橋而前遂入夔遂進師重慶偽夏主明昇詣師
降廖將軍諭令需湯將軍湯將軍明至乃受降而
傅將軍亦以克成都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而蜀
平本蜀所以平者傅廖二將軍之力也凱還論功
上曰友德統軍冒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
寧諸郡功最高次廖將軍於舟師爲尤功餘各以
差次受賞其後傅將軍從北擊虜出金蘭攻甘肅
至於爪沙留鎮北平已脩兵延安十三年充征南
將軍將軍十三萬征雲南　上指授方畧而定元梁王

走死　具帝紀中友德旣盡平諸蠻乃因俗立法定貢賦興學校掩骼瘞胔廣屯田南人大悅十七年論功封潁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世券後再征雲南北征沙漠踰累嶺至鏁子海窮態皮山而還西征寧夏橫鶩萬里出奇無窮降王破國功甚夥後坐黨累卒子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讓金吾鎭撫而廖將軍當元季與父旺兄永安集衆保巢湖　上在滁和欲渡江念獨乏舟楫永安請以舟師從　上大喜因扈　上渡江而父旺老獨遣其二子從師從定金陵從討江陰海寇永安陷敵永

忠以樞密僉院都總其兵　上率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　上以陸兵形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之從破江州已從討友諒鄱湖焚友諒舟從平武昌援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副湯將軍航海取福州克征南將軍由海道定兩廣三年論功當上公　上怒其使所舍儒生窺我意邀封爵抑之封德慶侯賜世券是年副湯將軍率舟師由瞿塘伐蜀然後竟坐累卒子權娶湯將軍女又從征有功得嗣侯

稗史臣曰予考觀　明武成之功而歎夫六王之

烈焯千古也施及于子孫　高皇帝起濠滁開創業六師親征者惟僞漢餘皆以命將而中山王稱元功最高平吳攘狄拓地萬里而終守純固不伐能嗛嗛也韓彭有是哉開平少慧岐陽文武爲憲與寧河東甌黔寧並著其恩信即英衛葳茂矣詩曰四于時夏我徂維求定天祚我　有明之命於戲盛哉

武定侯郭英濠人也沈毅多智有武力善射年十八從　上起義兵定江東征無錫傷脇破常熟傷足征安慶傷臂攻高郵弩傷膝　上征漢大戰鄱湖

英畧傷力疾乘海船鏖戰敗友諒于江口征武昌
戰保安門又傷手足方　上在武昌嘗於武帳中
踞床坐漢驍將陳僉同者舞槊直馳入中軍欲行
刺衆辟易　上大呼郭四急爲吾殺賊英挺鎗躍
馬奮臂呼賊應手斃　上大喜解赤戰袍衣之曰
唐尉遲恭不汝過也克廬江襄陽陞千戸克淮安
安豐陞驍騎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北渡河取彰德
廣平克燕轉戰晋冀關隴陞指揮副使破王保保及
察罕腦兒陞河南都指揮使赴鎮英有女弟爲
上妃　上幸其第遣餞之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

髡廐馬二十疋移鎮北平召進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多封武定侯食禄二千五百餘與世券充靖海將軍鎮遼東建文中從耿炳文李景隆軍靖難後罷歸第尋卒贈滎國公謚武襄方大師之攻通州也英距城三十里而營高壘深溝若爲持久計者衆請攻之英曰吾師遠來僨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致其師而敗之翌日大霧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元將見軍少帥死士萬人張兩翼而出戰良久佯敗敵乘之伏中起斷元師爲二擒元宗室梁王遂克通州元主聞乃大懼北

遁遂下燕及圍大原擴廓帖木兒自燕旋師倍道至勢銳甚萬騎橫奔傳將軍薛顯衛却之營城西英憑高望謂常將軍曰彼多兵而不整大而無備可刦也請夜往刦之常將軍然其計言之大將軍許之會敵將潛使人約降請爲應於是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期舉火鳴砲常將軍率大軍乘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砲乃自軍中起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數騎遁去因克大原鎮河南時河南新罹兵邑井蕭條盜充斥英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政明賞罰遠近來歸者

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移鎮北平河南士女遮道留數十里不得行時北平初定羣胡反側英開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英仁恕恭儉毋病懸身燈告天求代卒廬墓三年毀瘠如一日御軍禁虜掠戒殺降法將在軍親軍更直者荷戈環帳立英北征一夕風雪大作悉罷遣歸營其恤士類如此事　高祖四十年親倚甚而自處益謙家居不治田產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封爵子孫衣食足矣敢增益生其侈心　上嗟嘆良久身大小百餘戰金鎗遍體然聞命即日就

道未嘗以老疾爲解卒壽考始終云開國初嗣封
不絶者惟中山黔寧武定三人餘多罷廢　肅皇
帝時張孚敬桂萼議大禮廷議方洶洶嗣侯勛獨
爲之左右張桂因薦之得復保傅總提督郊廟工
又爲之起大獄扈　狩承天進翊國公後專橫論
死子守乾嗣英有兄曰子典與滁陽王同名隸麾
下獨稱與從　上克滁和渡江定金陵先登以翼
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蟣蝨鄱湖武昌姑
蘇諸大戰咸猋力從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爲三
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與厲兵積貯捍塞

固險屢敗其兵不敢東封鞏昌侯女弟入宮位寧
妃有弟曰德成　具外戚事中
俞號國公通海巢人也世亂父廷玉弟通源通淵寨
巢湖自守與廖永安兄弟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
爲人桑世傑廬州趙庸含山華高等俱會妖盜左
君弼據廬州巢湖軍前戰不能敵聞　上駐師和
陽書納款時　上方撫豪傑欲渡江得舟師乃大
喜曰吾衆數萬巳乏食欲渡江乏舟巢諸將以舟
師來附殆天贊我也遂親率銳士行抵巢與諸將
相結約遂拔以來從渡江而通海最親用以翼元

帥從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兵下之從復池州征
友諒拔九江掠蘄黃從戰友諒鄱湖奮力定出湖
畫甕之禁江通海功爲多賜金帛田從降陳理陞
中書省平章政事守廬州繕墉濬隍興農田兵民
寧輯從征浙西別將克太倉湖州戢士不殺戰士
誠執花塢蕩其營中流矢歸　上臨視病親撫之
曰平章知予來乎通海不能語　上揮涕出卒哭
之慟弟通源即軍中代將從平吳嗣通海官後從
大將軍下山東河南山西諸郡別督師大原從克
張良臣慶陽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

登以南安侯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出塞征甘
肅皆最封功臣　上念通海功追封豫國公後改
號國謚忠烈侑饗太廟父廷玉贈河間郡公通源
封南安侯通淵越巂侯二十二年通源鎮雲南還
卒卒後逾年坐黨事死勿問而通淵失侯以家人
還都建文初以豹韜衛指揮召禦燕戰沒白溝河
而趙庸華高葉昇並得侯昇坐胡黨死張德勝桑
世傑咸死難　具忠節傳中
馮國用定遠人丰儀峻整器量恢廓與弟勝並讀書
自喜饒智畧射命中甲午兄弟同謁　上自歸

上見國用喜曰君被服類儒生豈嘗爲儒生耶國
問定天下之畫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
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勿貪子女玉
帛掃羣寇以救生靈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引
爲心膂參謀議典親軍盡是時諸忠智勇力之士
惟國用兄弟至最先乙未從渡江取太平擒義兵
師也先　上釋而用之令以元帥從　上行也先
軍孱宿衛獨國用一人留卧榻旁　上解酣卧衆
乃定已國用察也先有異志密爲防禍竟不得發
而斃居無何而國用卒　上甚痛惜親臨墓致奠

勝嗣掌親軍平漢平吳從定中原秦隴皆與有克
獲功三年論功封宋國公祿三千石賜世券勲階
上傷國用功未就追封郢國公四年鎮陜西五年取
甘肅至亦集乃八年自大同征散不剌還鎮陜西
十年鎮河南十二年董建周王宮殿大將軍北伐
以征虜將軍從節制河南軍　上勅勝曰今天象
有警其占在大梁乃爾所封邑宜防慎刺客未驗
月又勅曰天象屢見變秦晉二王今還都宜選精
銳嚴宿衛二王至宋國公迎都指揮守郎都指揮
迎宋國公守官軍三之一迎餘悉城守慎毋忽十

八年充征虜大將軍北征練兵二十年大師踰金
山降納哈出驅其衆二十萬人以來輜重亘百餘
里與鄭國公常茂許軍中事召還奉朝請二十七
年　上手詔諭勝言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
道乃以不足奉有餘朕命卿子鎮西鄙近以家人
違令聞朕察言觀色良以不得所欲耳然小人畧
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
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衣食
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言則家道昌矣勝爲偏
將軍號勇悍善戰及爲大將軍稍廢紀律不及偏

將軍時金山之役有大功　上顧不悅卒贈卹稍
不及諸元勲
吳襄烈公良定遠人氣岸雄偉與弟禎俱以勇畧聞
從　上取滁和渡江定建康從下常州以鎮撫守
丹陽時張士誠跨有淮東浙西之地據姑蘇稱雄
富於京師密邇而江陰枕大江實當其要衝又士
誠多詐數以金帛啗將情其守乃移良以指揮使
鎮江陰尋陞樞密院判官諭之曰汝鎮守封疆約
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慎毋輕與敵
爭鋒惟固境安民而命其弟禎增兵助爲守士誠

率舟師蔽江而來建牙君山計必攻艮以計破之
敵宵遁已侵常州艮道督兵往援大破之殲其師
無錫自是敵舟師不敢泝江上金焦　上召見慰
勞命館閣賦詩文賜之已僞吳以漢滅而懼以舟
師數百艘侵鎭江艮嚴兵以待　上親率水陸軍
討之寇乘潮逆拒陳方合艮等縱兵夾擊大破之
寇退　上行視江陰見艮守禦甚設大稱嘆久之
太息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者久之艮在鎭
江勇不妄殺持身甚約食不二味念鄰敵切境夜
往往卧城樓上枕戈達曙故寇至輒殄又以暇日

延師儒興學獎勵民節行士紘誦相聞民耻嚚訟居十年屯田平賦禁惰詰奸　上有事江漢大軍數動而東藩帖然軍民按堵良之力也時湯和守常州耿炳文守宜興氣勢聯絡爲京東屏翰皆著防禦功吳平移鎮蘇州衛武備益修軍民輯睦洪武三年封江陰侯稍封靖海益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廣西右江叛充征南將軍討平之諸銅鼓五開路騰源各溪洞蠻夷畢輸租奉法令八年徙民田鳳陽副李太師督田齊王封齊州營王府卒青州贈江國公子高嗣建文中守遼東數以兵攻永

平永樂中編氓江陰奪世券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洸毅讀書不屑章句好武畧來歸授管軍萬戶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以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指揮使以發諸暨功陞樞密判官從征交廣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參政移鎮江陵平湖南洞蠻陞平章政事充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黃英衍岑伯顏還爲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鄧南陽留鎮招諭明昇昇不從璟作書與之具陳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昭烈孔明相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

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埸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淮
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
險爲可恃蠶叢魚鳧之國當世有之足下亦不得
而有矣鄱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
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江夏勢窮出降
主上宥罪封侯天下所知足下幡然覺悟自求多
福豈不賢哉凡今爲足下謀者初若可信然他日
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富貴當此時
老母弱子將安歸乎昇不能用洪武三年封營陽
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伐蜀失利不賞沅辰

蠻亂爲副將軍討平之佐大將軍鎮北平卒贈芮
國公謚武信子通副將軍韃靼官軍戍雲南多道亡
失侯
吳威毅公復合肥人甲午率衆歸濠從克泗滁采石
太平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將守常州
吳人寇力戰却敵從征陳理圍廬州先登攻漢沔
下之授鎮武指揮同知守沔陽下汝州黄江陞安
陸指揮使調征陝西土蕃克河州從潁川侯平蜀
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再征土蕃累功
封安陸侯世指揮使從潁川侯征雲南兵普定克

總兵官勦蠻寇取廣西轉餉盤江卒追封黔國公
賜謚賜子孫世侯復衝冒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
恂至臨陳奮發無堅不潰子傑嗣從征失律失侯
諸皆世開國功其天下既定諸將守邊圉宜猷効
力者稱張温唐勝宗馬雲葉旺之倫勝宗濠人從
平漢吳歷龍驤驃騎安豐三衛指揮封延安侯後
守邊鎮遼東威讋惠懷兵民輯睦在鎮二十六年
邊境肅寧温不知何許人以指揮使守蘭州元將
王保保襲蘭州温會諸將校計曰彼悉衆襲我將
兵寡難敵也今乘其始至又日且暮彼不知吾衆

寡可擊也必擊之挫其銳而後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却敵圍城百餘日設方畧固守乘其怠輒奮擊敵竟不得間而退事聞陞都督僉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師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餘驕悍橫恣者或縱肆以取敗亡則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爾必戒之後從伐蜀克階文平西蕃羌戎封會寧侯後坐黨獄死

雲旺鎮遼時遼東反側尚多雲旺帥部卒由登萊渡海薄金州降胡元叅政葉廷秀攻平章高家奴

走之遂至鎮二人勇智兼濟同心經畧完城繕兵守備甚設納哈出入冦雲旺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少指揮王富帝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稗將乃勅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疾走城下呼挑戰城上發勁弩射之傷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避蓋州由蓋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雲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

塞十餘里緣河疊氷爲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如長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約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至四顧寂無人則前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而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天矢石雨下虜駭倉惶北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䤋虜人馬及凍死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豬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賜獎勞擢雲旺爲都督僉事

何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元季棄官保鄉里爲衆
附平羣盜有王成築寨自守圍之久不下眞募
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來眞笑
謂成曰君柰何養虎爲患成慚謝奴求賞眞如數
予之已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其上成惧以爲將
烹已也惶慴請命眞曰君何恐巳乃縛奴於車上
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或有
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
奴一號則羣應之日四境或有奴縛主者視此於
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及

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潮諸州之地元授分省左
丞嶺表以安後歸命 上恩賚甚至授江西行省
叅政轉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又命以集廣東民兵
遷湖廣左布政使致仕封東莞伯二十一年卒子
榮嗣後坐黨死失封是時懷遠人李質以起義兵
保鄉里衆頌推守德慶繕兵浚城隍有保障功居
恒戒所部毋妄殺毋擄掠有執敵來獻者多給衣
糧縱遣之家故饒畢以賑施其三族與鄉里流寓
之貧者以故一時名士如茶陵劉三吾全城孫仲
衍率徃歸之國初全城歸附 上召見慰勞擢中

書斷事尋超授刑部侍郎晉尚書慎刑獄加意哀矜有淑聞會開浙江行省拜參知政事鎮之賢至振紀綱正風俗勸農興學居三年績最　上念其老召還許致政時召見賜坐便殿訪時政已復起爲靖江王右相勅奬諭甚𡙇自元亂兵爭乘時奮起者莫不剥下自封樹威虐自恣惟直質本仁好義庇賴其鄉族及一時與並自歸者多望周糜爛

而二子獨嚼然以完名終其可謂無天道哉

夏吾虔國公顧成其先湘潭人徙來江淮間遂居江都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喜習武事自文身誇異

人或謂之黔徒非也從　高皇帝爲親兵侍　上
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後累功進都督僉事建
文中以右都督從盛庸戰真定被執　成祖愛其
勇畧解縛令輔世子居守燕事定封鎮遠侯永樂
中出鎮貴州辭於文華殿白　皇太子曰殿下於
事君父恤軍民皆素行誠篤臣何言惟於小人當
置之度外凡事有天理無爲深計也意爲漢府也
至鎮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諸蠻臺羅寨叛種威之
羣蠻震慴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謚武毅蠻中祠
祀之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成者孫嗣侯溥鎮湖

廣擒貴苗　僞王通滇蜀道復爛土長官司設都
勻府溥清愼囊無餘貲卒國公懋爲率布帛供殮
謚襄愍子仕隆嗣侯好文詣武總京營兵寬簡得
士心鎭淮安總漕廉幹不苛卒贈太傅謚榮靖子
寰嗣靖恭廉明爲時論所歸
稗史臣曰余次鄭端簡異姓諸侯表洪武中開國
功臣封者公七人侯二十九人伯二人其後中山
侯和進信國公潁川侯友德進潁國公征西功得
侯者十有三人平雲南侯三人征胡征南各一人
征蠻公一人皆戰功可述視前代名將甚夥矣其

後功高過大疑積釁深藍胡黨獄法吏深詆寵祿
浚剝宗姓殲夷亦運會然哉　成祖靖難以九門
壩上白溝滄洲藁城夾河靈璧七戰論功其後比
驅殘虜南定交阯西靖羌東捕倭將校畢以次封
賞而定興王輔稱獨烈矣事大者　具帝詔若首
夷誌中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名將

定西侯蔣貴江都人永樂中起小校累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揮僉事克叅將擊番賊深入奪橋冠軍進同知鎮守松番討平叛羌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盡平諸番陞總兵正統元年陞右都督總兵討賊王阿台擒乃顏剌忽李羅封定西伯七年征木麓川功進侯貴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衣

粮器仗身自橐負不役一人臨陳冒危險衝敵爲
士卒先所向披靡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
朴忠忘巳下人故能有成功登上將爵通侯爲一
時名將卒贈涇國公孫瑛嗣侯總兵甘肅頗能𭂿
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操江上六事極言
江防護南京根本宜控扼要害克平胡將軍禦邊
數有功卒贈凉國公謚敏毅今嗣侯
山褭毅雲直隸徐州人深沈有將畧工騎射永樂中
以指揮從出塞歴功陞都督僉事宣德中克征蠻
將軍鎮廣西廣西溪洞徭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

民先守將錦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誅殺雲至嚴
號令公賞罰而靖以寬仁與徸會戰臨機制變身
先士卒所向有功三年討槨潯賊斬馘二千五年
討平樂蠻斬四百討慶遠諸蠻斬七千四百自是
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沈毅不
洩用兵如神廉正自將淡然儒素馭士官嚴征調
與克期無敢後先者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
雲呼牢試問曰世恒言爲將者不計貪廣西饒珍
貨汝試言我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
咲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自疑且忿柰何牢

日居官贖貨於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顧畏蠻子
耶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雲受盡言牢敢言人
兩難之是時邊將稱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清
源伯黃傑武安治大同有威嚴前呼出街前犬豕
皆走避過神廟祠宇不一顧惟過城隍舉手曰大
歌好照顧而已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旦暮
軍中肅然所過無毫髮科擾撫士卒臨陳有進無
退及病革語不及私惟曰此國家後門我死矣後
來何人勿壞我守事語訖而逝清源起卒伍守開
平著威信恭謹有大節漢庶人反時諸將或言漢

王言[illegible][illegible]天不可測俊奮曰高煦誇詐無膽畧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遠[illegible][illegible]曲直分明而 上以天威臨之又
何異王[illegible]無不自掃耳漢平稱元功
定襄伯[illegible]登字元登臨淮人武定侯英諸孫也七歲
讀書過目輙成誦十歲能文辭永樂中充勳衛正
統初從征木麓川有功十四年虜入寇急進都督
僉事副總兵官伯劉安鎮大同會 上親征前軍覆
登告學士曹鼐張益言 駕宜從紫荊關亟入徑
保虜[illegible]析而東向居庸虜[illegible]至難解矣言不用而
六師大潰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軍士存者

皆創殘無固志登涕泣撫循勞死問傷親裹瘡藥士皆感戢或謂登曰今時事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登曰天誘祚 國家當無可憂之事即不然吾誓與此城相存亡終不令諸君輩獨死也處危疑而氣益壯繕城練卒晝夜彌厲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歸 駕登[illegible]不納對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上皇[illegible]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擐甲登城北向[illegible]拜曰臣奉命守城義與城存亡不敢擅啓閉被[illegible]袁彬以頭觸門呼廣寧伯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illegible]

霍瑄令出見納賄安邀登出見登曰虜不可測吾
二人者以守土爲職脫有變將奈社稷何莫若以
討伐謀刼其營奪　駕入城因召壯士與之盟激
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　上賞壯士皆踴躍願
自效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慟
而罷時賊勢張甚廣寧伯安名他故還京師獨登
留守十月虜犯京師登率所部糾忠義從鴈門入
援先以蠟書馳奏言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內
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衛京兵擊於
內臣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此扼吭擣背

勢也奏至優詔褒荅時國遭大變庶事搶攘無紀
登疏言虜騎雖回傳需春草生復入雖未必信
臣竊危之拳拳勸　上推誠待下久席求賢擴天
理克人欲親賢遠奸爲之本且曰誠令虜入京軍
新集可養銳不可浪戰可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
彼知已可守則守也其涿水易州真保之間皆當
堅壁清野京軍分據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
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　屈人兵善之善者
也歷陞右都督自虜勝來出入縱橫我師無敢對
敵者登晝夜拊激將士懸賞格殺賊會賊入境登

師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者十二掠朔州而來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反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即退避而賊以鐵騎蹙之欲自全何由立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遂徑薄賊營會天且曙賊迎戰登親陷陳遂破之追奔至栲栳山大捕虜而還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騎千羣爲一時戰功第一時鎮守內臣貪忌登譖之　景帝召內臣還留登鎮登思得公廉有爲者共事乃疏言往承平久而人心驕居官蒞政蕩無廉耻釀成汙濁

之風是有夷狄之禍今大同一鎮爲敵首衝及今無事不早爲豫計一旦賊至復如前日無所措手矣欲大興屯田畫方畧以上登爲將智勇兼備嚴紀律料敵制勝動中機會一歲中百戰未嘗挫衂常恨馬少步追賊不及乃設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虜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間十餘里皆陷用砲石一擊五百餘步賊以爲神自是憚慴不敢入窺大同邊登初至鎮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天順元年奪

爵戍甘州成化初復爵鎮甘肅未幾召還練團營兵卒贈侯謚忠武登性至孝母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㗸語者三年所上章皆自為草詩豪宕有唐人風方太上北狩時都督施聚者北通州人也守遼東聞慟哭即日引兵西禆將進牛酒不受曰　主上安在疾馳抵京師天順初以功封懷柔伯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增遼東障塞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

禆史氏曰郭定襄忠孝大節與岳武穆同功諸廉潔好謀撫士卒有恩亦輒與相類蓋良驥匹力也

方守大同時徽侯通社稷君臣大義屹然不拔西北障其挃哉國有虎臣社稷焉依定襄近之矣

楊武襄公洪六合人世漢中百戶嗣官調開平善用奇擣虛累功都指揮正統初內臣毀洪短詔械內臣理洪又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多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充總兵鎮宣府虜畏洪呼爲楊王土木之變以兵力少閉門避不擊虜退逮詔獄虜寇京師出獄中令自效與孫鏜范廣等擊虜涿州紫荊關連敗之追至固安又捷轉戰千里捕虜多進侯賜

世券還鎮卒贈潁國公賜謚洪為將嚴紀律敬慎
自將不專殺宣德正統景泰中稱名將諸大臣皆
重洪威畧左右之指揮杜衡誣論洪詔郎訊得白
部卒復誣奏洪　上付洪自治以故洪威激戮力
子傑嗣侯　上書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
官旗者十六人臣無以堪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
幾卒庶兄俊嗣侯慷慨善文墨頗不法為葉叅政
盛所糾下獄降都督府僉事後嗣侯坐法失侯天
順元年石亨坐俊附于少保斬西市洪兄子信從
俊征累功都指揮僉事柴溝戰比有功克叅將再

守懷來會洪病愶守宣府陞總兵佩將軍印鎮延綏虜入寧夏與武平伯陳友於安邊營夾擊敗之虜遁去封彰武伯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塞上　上召信問方畧信請馳精騎疾走至榆林關條便事上　上從之巳命爲平虜將軍信至延綏勵兵抹馬以待烽火嚴虜間諜不得入突入塞信縱兵邀擊小龍州鐵青源虜錯愕遁去明年還鎮大同虜又入　延綏塞信曰虜走延綏計大同兵西救必乘虛東掠乃引兵西援而設伏胡柴溝待之虜果至伏發擊斬功多自是虜不敢

輒入塞與世伯券卒贈侯諡武毅

朱永夏邑人世留守指揮僉事景泰中父謙守寧府與虜戰首功中律封撫寧伯天順初以北狩過宣府謙出謁頓首哭獻犒軍得贈侯因稍進用永爲將慎重不泄令嚴整四年虜入敗去召總兵三千營巳兼總神機營時定襄伯登鎮甘肅薦留練團營成化二年荊襄盜僭號克靖虜將軍鎮荊襄搗巢功進侯乞推父謙虜入大同克平湖將軍禦虜虜退入榆林克平虜將軍禦虜比有功卽軍中進侯立號總制三邊與世券虜入栁樹澗而軍永出

奇邀戰大敗之已戰海東山功最賜券世公弘治
中卒贈寧平王謚武毅
王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
北戰沒信生方半歲母岳氏持節長之詔旌門忠
臣節婦正統巳巳拒虜戰西直門冠軍擢永清衛
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平之遷同知
天順辛巳從破曹欽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尚書
王竑薦鎮守通州改守倒馬關虜憚不敢近石和
尚劉千斤反信守備荊襄聞變即師數十騎馳據
房陵時民兵僅数百人賊数千餘奄至合圍亟攻

而大師逗遛救不至相持四十餘日不解命死士出城五六里多張旗舉火以誷賊賊以為援至驚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決獄明慎請托不行鎮湖廣條軍民機務八事又條四事為著令永順保靖二酋長世讐殺諭以威德悉奉約束靖州及武岡蠻又不靖守臣議勦信巡邊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諭逆順苗稽顙謝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疑懼今將軍待我如此願致死不恨因請為舁肩輿以示敬於是信疏言湖廣蠻夷雖云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邀功者顧倖其

竊發以爲利今但選精銳加防守而靖之以恩信
其愚自息荆襄流逋意獨逃避徭役伏山谷今已
長子孫濫加誅殺匪直死及無辜抑且致傷和氣
且其地田高瘠易旱潦南畝之農歛穫未竟饑粮
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而不可得乞
選公正仁惠者爲守令大加存恤濫陞武職無慮
千百無一矢之勞冐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
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
廉以律已乃端本澄原在朝廷而已部將劉斌張
全智勇可任信力薦於朝且言英俊之士屢心關

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延則志士陸沈誠可悲痛陞都督同知總漕運即日上道語人曰荷國恩未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帥府舊有湖官漁利其中命開通以泊運舟凡公私勢要奪水病運道者一裁以法信沈毅簡重平居默坐讀書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大邦三十年不營私産笥無華衣廄無肥馬而故人昏喪傾貲營助之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劉宣嘗言予在本兵日務用一將官思得如王君實輩人了不可得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咸寧伯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充寧夏遊擊將軍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又訛言與武營守備保勛者故與賊聯姻為外應閣學士李東陽曰鉞必不從逆勛獨以姻聯故見疑將與賊通者懼不敢自歸白遣勛為參將鉞為副總兵令討賊居無何勛疏至自言臣母及妻子俱陷賊中然臣義不顧家恨不能飛渡黃河食賊肉報國時鉞陷賊中輒稱疾臥家不起而陰約遊兵壯士伺大軍至從中發為應俄蒼頭泅河潛入言諸軍已於河上列營矣鉞念寘

鏻所與謀者將獨何錦周昂乃嗾人謂寘鐇宜遣錦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又遏東岸兵勿令得渡錦果出已又稱疾亟周昂入問疾陽僵卧呻吟言旦夕且死昂頫聽而蒼頭猝起掊斬之鉞立起披衣仗劒跨馬出一呼諸遊兵壯士皆集遂奪城門擒寘鐇馳以聞封咸寧伯與世券已從平流賊進侯子鸞嗣以逆誅

朱錦衣驥世錦衣籍性度寛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戸少保謙以女妻之天順初坐累謫戍成化初雪得還任累功遷都指揮使十四年掌錦衣衛

印兼理機密驥寬厚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僧真
惠偽為書惑衆為邏者所獲株連數百人當坐死
驥曰首事者獨偽書餘皆愚民何辜悉末減活之
凡制獄下錦衣所司輙用大梃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怒言事忤旨者令撻之或諳其用小挾
上大怒遣中使詰責驥從容言　天威嚴重誠不
敢過用以傷至仁且以待察也卒不易弘治初遴
選軍官兵部獨疏驥老成敦厚得大體官二十年
而卒
牟錦衣斌字益之世錦衣籍弘治中為錦衣鎮撫忠

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夔陽以應詔下獄斌即訊
問曰壽寧事本中胡不指事擿指其爪牙夔陽曰
憲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其羽翼何對獄
成斌參之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遠而壽寧所訐
奏十事悉弗入夔陽得釋正德初言官劉菃戴銑
等數十人一時下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任
御史者自愬實他出爲諸僚上奏時列其名斌曰
古人耻不與黨人爾乃悔爲忠耶瑾令奏當去銑
疏首權閹字斌不肯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他日
可白昔鄒道卿以失原奏被禍吾其敢自爲計犯

公議乎奏當上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杖
闕下幾死瑾誅復官會長子死工部賻三百金斌
指其兩子曰斌不道天禍一子矣苦受金行且
及此後竟以忤中貴安置武昌卒斌性清約痺屋
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論正德中全臣節
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惟三人斌前錦衣稱
袁彬後嘉靖中稱王佐訊張鶴齡之獄以忠勤廉
勁有名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
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即自稱疾篤不隸彬以衆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
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
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徤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
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峯
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々　上注視久之顧
內侍曰此馬永耶咲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
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
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衆將賈鑑
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
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

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巳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奬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梁武壯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忠勇好讀書嘉靖中協守寧夏與武營敢先登破虜虜進游擊將軍

益憤志撫士卒東西援應有斬虜功進副總兵撫延綏以總兵鎮守陜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改大同大同自殺總兵李瑾而來諸鎮廵內惴毋甘言煦之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言相搖撼震得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軍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誤國家其家丁又健鬪無不一當百鎮兵稍斂縮時出塞頗有斬獲功十八年鳩卒拾餉修五堡身先勞苦軍中不敢譁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後五堡廢而虜入營中逾大原窺平陽矣震在邊專練家

丁時時出塞刼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刼者故人皆效死趨利故虜益畏之或詗震出邊起釁者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官堡民堡十去七八而獨禁我師出邊不巳悖哉震卒贈太保謚武壯家丁無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賴其用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戸祥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

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旦日爲黃冠遁去將卒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艮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項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毋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郤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

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蠹郤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齎籌之獘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羸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羸金爲欺耳事白復官

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逼謝
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
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
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
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囟奴內附者景通言安荣可
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爲君以此相
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毋閫貞
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使奉給景通
白首子舍毋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毋心
蒲伏請受杖毋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瘠

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屨過庭將軍大訢曰童子何知綦屨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饕卒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民所遺卒裂綦屨勿着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鄉人私語曰孝廉何以遺後世景通呼其子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者乎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矣繼光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益焉季年書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

職京師執繼光手謂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繼光躍然曰兒嘗求增何敢輕用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衰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寘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別有傳

沈都督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掖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央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琴酋竟却其追兵而還蓋果銳如

此遷指揮僉事茘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緣項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徂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婣翁也當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

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惧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督府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險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遺軍則巳立幟工堯山項矣賊大囂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

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冒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頎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以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而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殰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諏者耳目徧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

在谿峒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顧令熟徑恣出入
嬉游城中而求得與徑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
使爲詷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徃徃爲我所先得所
鵰勦風雨來去毎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
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
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剳營賊衆至戰
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
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
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
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

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蓄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勸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瞷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瞷我師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瞷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討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寮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

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
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謂之則
寂無人所散遣入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
愈益驚陰謂之則老沈固在黎府不出也自此賊
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梛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
山無敢謂者矣後熟猺既伏公威信謂征他巢雖
懼雠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猺俱失期汨溪水以應
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
倫能使猺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
未有也恩恩奏設流官而州人數反側不靖已聞

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爲洶洶酋楊留者在賓州乃
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
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
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哽立梗矣乃悅色好語謂留
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
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
要賂即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
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仇金善防之於是金
果將二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
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

又引以詰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
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
年移溆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
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龤
販之警幾絶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
琅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
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
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
不可釋它諸亦疑而勦之豈有定哉且疑而勦之
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擒其首惡首惡

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河鄉南希儀震與鄉子未之識而識希儀永魁環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自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潑發皆所謂偉男子也

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
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齓時輒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鋭意
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
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
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
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
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
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温翟侍郎

銮翟得書驚嘆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

戰令樓舡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舡遇之輒摧壓焦
爛困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
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
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嵗不除之
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
倭夷貿易爲逋逃主　天子以連嵗倭變劇皆直
故必得之至勤精裡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
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
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
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

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將府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南贛將大猷前以違節制身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

財寶乃往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蒿嶺瞰趨巢而軍作伏具知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巳璉爲兩廣帥所奪或請須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巳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

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
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
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
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逼
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掎角取
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
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
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
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其

訴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
蓋閩士夫業已為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
與盜吳平相犄角用為廣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
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
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
日韃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
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鬬耳是死路也當大
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弱不
勝又散之令得逋去則還竄日又為勞費無已也
於是將濟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

爲大猷召貿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
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
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
鸞者盛騶從乞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
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
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
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
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雲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
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
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未事先必

周慮爲萬全旣事則往往爲會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已衆將湯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戸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淸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諸蒞官誓衆陳師鞠旅營壘興事卒一決於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

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僉信重如此諸語具出俞集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終